

在场主义文学·周闻道主持

时代呼唤文学在场

——开场的话

“在场主义文学”栏目^①今天与读者见面了。

这是本刊针对一个创新的文学流派而新开设的专栏,旨在通过定向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,为繁花似锦的文艺百花园增添更富有时代在场感的鲜活话语。

当然,开设本栏目的更重要原因,还在于本刊长期以来对在场主义的关注,对在场主义文学观的欣赏。在场主义诞生不久,本刊就专门约请了有关专家学者赐稿,集中推出了一组颇有分量的在场主义研究成果和作品评鉴;后来又陆续推出了一些在场专论,读者反应良好。本栏目的开设,将为更多认同、关心在场主义的同道提供一个鲜明的话语空间,让大家在共同的审美本位和文学观念下,探讨在场主义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更多可能。

无疑,本栏目的宗旨是“文学在场”,包括创作的在场、批评的在场、研究的在场等。

在场主义以“在场性”(Anwesenheit)的在场为哲学本体论。所谓“在场”,就是“面向事物本身”,强调经验的直接性、无遮蔽性和敞开性。作为文学的在场,包括文学创作、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,都应当介入现实,关注当下,体察苦难,呈现真相,发现意义。因此,在场是作家的存在底线;反过来说,一位作家如果不与时代在场——在时代中缺席,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。

在场主义以“文学性”的在场为文体本体论。文学性,或曰艺术性,是文学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规定性。在文学内部的不同文体,其文学性又呈现不同特征,比如小说有“小说性”,诗歌有“诗性”,戏剧有“戏剧性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散文的“散文性”是在场主义首先发现并提出的,且以“四个非”(非体制性、非主题性、非完整性、非结构性)对其进行探索性描述。在场主义将文学性与在场精神的完美融合,作为作家追求的艺术高线。

在场主义以“介入——然后在场”为写作方法论。这是对萨特文学介入观的继承和发展。在场主义认为,介入是实现在场的唯一途径。在场主义的介入包括作家主体的介入、对书写对象的介入和语言的介入。介入的重点是当下。虽然,枯尸口里的金牙也是“金牙”,但失去了生命的气息,最好不去拔;外国的月亮也会圆,但离我们太远,最好不去摘。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,才是属于作家最宝贵的写作资源。作家不能置身事外,也不是生活的旁观者,更不能停留于自己狭隘的内心世界。作家要主动介入现实,关注国家的、民族的、人民的关切。

在场主义以“汉语回归”为语言主张。不是回归到什么经典,也不是回归到语法修辞,而是回归到语言本身——追求汉语(母语)本我表达的极致之美。只有当本真的语言表达本真的对象时,语言才能真正跨越“工具”的局限,成为一种存在方式和“意义的家”,才

^① 本栏目与乐山师范学院“在场主义文学创作研究中心”联办。

谈得上“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”。

本期刊发的孟繁华《启蒙者的真理意志——从文学创作看启蒙主体的先天缺陷》和周伦佑《话语与话语权：一个思考提纲》，是本专栏与大家的见面礼。前者从文学创作看启蒙主体的先天缺陷，“他们自己内心的革命都没有完成，如何去实现对民众的启蒙”，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精神“在场”与“缺席”的深刻反思，颇有独见；后者则在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深入剖析中，创造性地发现并提出了话语的“自足性、自明性（自我证明、自我说明的）、系统性、阐释性、评价性”特征，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福柯话语理论体系，而且毫无疑问地引发了我们对当下话语语境的思考兴趣。两位老师的立场无疑是“在场”的。

作为一个以“在场主义文学”创作研究为己任的栏目，当然以文学在场为审美本位和选稿标尺。但是，我们又坚信自己永远不可能获得全部的答案，永在路上，是我们永恒的姿态。在场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，本栏目是一个开放的平台，期待您的关注、参与和独特发现——时代呼唤文学在场。